

海岸綫上

戴 煌 著



戴 煌

海 岸 綫 上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訪問記形式的通訊报告集。它比較有系統地描述了北朝鮮东海岸在战争中的各种情形。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也有战时海岸綫的情景。它寫出了这条海岸綫上的朝鮮人民在美國海軍和空軍日夜不停地轟炸、破坏和威脅之下,英勇保衛祖國的剛強不屈的斗争精神;也寫出了美國侵略者的滔天罪惡和沿海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同时又刻划出了海岸上的炮兵陣地、城市、農村、工厂、学校、山嶺和平原在战火中的面貌。虽然朝鮮停战到今天已有三年了,但是这部作品可以引導讀者回顧三年前的战斗着的东海岸的景象,从中看到在这条海岸綫上各种各样的人在血与火中是怎样生活和斗争的。

海 岸 綫 上

戴 煌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2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1/2 字數 111,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价(3) 0.46 元

統一書號：10078·1200

定價：四角六分

目 次

一	到东海岸去.....	1
二	元山一日.....	8
三	“为前线贡献了什么?”.....	15
四	从元山到虎岛.....	21
五	英雄啊,虎岛!.....	25
六	年轻的炮手们.....	34
七	对空獵手.....	42
八	金色的平原.....	53
九	地下城.....	64
一〇	在战火中培育下一代.....	70
一一	少年团.....	77
一二	蓝色的海洋上.....	87
一三	炮兵总尉.....	96
一四	平凡而伟大的人们.....	107
一五	警觉的后方.....	119
一六	“沙霞号”.....	128
一七	海盜們的悲哀.....	139
一八	永远向前的人.....	148

一九	再見, 战斗的海岸綫!.....	159
附:	强烈的对照	164

一 到东海岸去

一九五二年九月的一个夜晚，深暗的远空中布满了星星，我和翻譯員金尙振同志乘車到东海岸前綫去。

小巧的汽車挤在漫長的軍用卡車的隊伍中，在灰白色的碎石路上顛簸不息。車子吼叫着越过一座座山嶺、桥梁和毀坏了的市鎮，涼爽的秋風卷着灰沙迎面扑來。在黑暗中你只能看清左右二十公尺以內的景物：有的士兵在修路，有的从卡車上搬下自己的彈藥、口粮和裝備；数不清的支路和岔道，通向弯弯曲曲的深远的山谷中，路口上都插着字迹模糊的牌子，許多汽車、馬車來來去去行駛着。

北朝鮮的每一条山溝里和每一座山嶺上，都潛藏着反抗侵略的力量，勝利的力量。白天你別想看到这么多的人；而在現在，一切都活躍起來了。

突然从远处山头上傳來一陣槍聲，接着前前后后也都響了起來。这是日日夜夜守衛在公路沿綫的“防空哨”对路上的車隊和士兵發出的警告：敌人的夜航机來了！

所有的汽車立即都关了灯，黑暗又籠罩了一切，好像这里根本没有出現过汽車大隊的“耀眼的長龍”一样。空中傳來了沉重的馬达声，声音越來越大。接着夜空中就出現了高射炮彈的閃閃金光，連續不断的炮声，就像一挂鞭炮懸在你的头上

爆炸似的。跟着就是一串炸彈“噓噓噓”地落了下來，大地震動，爆炸的火光照亮了近旁的山頭。但是，美國的航空員白白地浪費了這一串炸彈，它們沒有炸到任何人。老練的司機們在关了燈以後還繼續前進，早已離開剛才被敵機發現了燈光的那個地段了。

“草包機”的响声消失了，“耀眼的長龍”又復活了。立即傳來照例的吆喝聲：

“快跑啊！前面的車子怎么搞的？”后面的司機总是这样地催促着前面的司機。

槍声又响起來了，接着又是黑暗，高射炮彈的爆炸，炸彈的閃光，随后又是那緊張的吆喝聲……

我們車上的司機一再要求我們不要打瞌睡，像對待新兵似地教訓我們：“這是在戰場上呀！”他說：“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有一顆炸彈從頭上落下來。那時你就要像貓一樣敏捷地跳下汽車，伏到路旁最低窪的地方去，好讓彈片從你的背上飛過去。”

黎明時分，汽車離開了公路干綫，順着一條無名的小道，開進一個山谷。谷底之深使你一下看不出山頭在什麼地方，只覺得四面是大山，把你團團圍住。

這就是我們這次旅行的第一個目的地。我們終於熬過了這個緊張的不眠之夜。現在呵欠連天了。

朝鮮人民軍東海岸戰綫司令部就設在這個雲霧繚繞的神秘的山谷中。一座座用堅實的粗木頭和石塊砌成的掩蔽部散布在樹木濃密的山坡上。我們跨過一道奔騰咆哮的溪流，踏

上一条傾斜弯曲的小道，气喘吁吁地向坡上走去。在短短的数百公尺的距离内，我們受到好几个哨兵的盤問。他們都巧妙地隱藏在路旁的矮樹叢中，突然地閃出來擋住我們的去路。

司令部防地的警衛是森嚴的，一切是这样的寧靜。除了潺潺的溪水声、秋風吹打嶺上樹木的沙沙声和哨兵們的突然的喝問声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声息來打擾我們。

从上面的霧氣中鑽出來一个冲鋒槍手。他急促地向我們跑來，揮着手，說着什麼。譯員告訴我：“他是來接我們的。”这位愉快的战士領着我們走到一座有着寬大的玻璃窗戶的掩蔽部跟前。他向門口的衛兵說了一句話就自个兒進去了。接着我們就听到他的急促的报告声。在朝鮮一年時間內学会的几句朝鮮話，帮助我猜出了他的报告的意思：

“作战部長同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通訊社記者同志來了！”

屋內傳出了吱呀的開門声，一位年青的总校^①出現在過道上。他微笑着，走出掩蔽部，向我們伸出歡迎的手。

“李堯淵，东海岸战綫司令部作战部長。辛苦了！”这位年青的高級軍官隨即側身讓路：“請，請進！”

走進過道，一面木板牆壁擋住了我們。李堯淵对它伸手一撥，一塊木板向一旁退去，出現了一座門。我們跨進去以後，他又順手一拉，就又是一面完整無縫的木壁了。

現在，我們已置身于一間寬大的办公室里。这里有明亮的玻璃窗，蒙着布的作战地圖，堅實的柏木桌和皮墊轉椅。一

① 即等于我國的大校——肩章中間兩道杠、四顆星。

只大約是一百支光的電燈泡懸掛在糊滿了白報紙的天花板的下面。這使人立刻感到這不是在緊張的戰線上，而是在一個安靜的後方。堅強的意志和樂觀的精神使人們正常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待我們坐定之後，作戰部長並沒有立即和我們談話。他抓起桌上的電話聽筒，向司令官李永鎬中將報告我們已來到了；接着又命令高級軍官食堂為我們準備飲食。然後他才問我們：

“我有什么可以幫助您們的嗎？”

我們將要求告訴他。

他立即請來一位少校參謀軍官，要他替我們統計兩年來有關美國空軍和海軍襲擊沿海的一些數目字和人民軍海防部隊的戰績；又指示一個文書部門為我們打印必要的參考材料和英雄模范事迹的紀錄；然後親自向我們滔滔不絕地講述海防戰線上的各種情況。他不僅熟悉海防部隊和當前敵人的一切情況，就是對沿海城市的活動、工廠的生產、農村中的鬥爭和交通狀況也都了如指掌。

“生活在沿海的每一個人，都在和殘暴的敵人進行生死的搏鬥。”他說：“整個彎曲起伏的海岸，就像一條力大無比的彈簧，敵人來得愈近，它就被彈得愈遠；敵人打擊的力量愈大，而這條巨大的彈簧就跳得愈高！”他點起了一支煙，“到前面去看看，仔細地看看。看看今天在和最凶惡的強盜進行的殊死戰中，我們沿海軍民的意志和力量！”

中午，李堯淵用面包、魚子醬、臘腸、油炸土豆和鮮嫩的白菜招待我們。晚上，我們又和他睡在一個地炕上。和上面

已介紹过的那扇开在木板牆上的門一样，他的寢室的小門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的那面木壁上。我們脫去鞋子，穿过木壁，進入另一个小世界：一張鉄架鋼絲床，上面鋪着潔白的床單，靠窗台擺着一張木桌，在收音机、留声机的旁边，是一堆堆各种各样的書籍。釘着兩道紅杠和四顆金星的肩章的毛嗶嘰軍服和呢子大衣，挂在旁边的木壁上，上面还小心地复盖着擋灰的白布。

“这就是我现在的家庭了。”他說。

他扭开收音机上的电鈕，找到北京电台的波長。我們知道：这是特地为我們开的。

我們像老朋友似地交談着。

从交談中得悉：他今年才二十七歲。几年前当他在軍官学校畢業时，才是一个少尉。但是由于他对祖國的忠誠，由于他的勇敢精神和才干，今天他已是一位总校、一位协助一条重要而复雜的战綫上的司令官進行对敌作战的得力助手了。

像許多朝鮮人民軍軍官的家屬一样，他的妻室暂时寄居在中國的东北。

“經常接到她的來信，”他愉快地說，同时也有点不大好意思。虽然他是个高級軍官，但是到底还是个青年人呀。

“怎么样？过得好嗎？”我問。

“那还用說？好極了！中國政府像对自己干部家屬一样，热情地关怀她們。她常常來信要我不挂念。我告訴她：我对你的生活是很放心的，因为你是生活在兄弟般的國度里。而我呢？生活得也很好，除了炮声和飛機声的擾乱外，和战前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他轉过臉來向我笑笑，放低了声音

說：“我叫她再熬熬，很快就會見面的，勝利的日子不遠了。”

第二天晚上，我們與這位年青、熱情的作戰部長分手，向元山進發。

汽車整整喘息了三個小時，爬過了一座高大的山嶺。一下山，就快到元山市了。

只有到這個時候，才能感受到什麼是海岸戰綫。在這裡，你不能得到片刻的安寧，天上地下都響着一片戰爭的聲音。道路上走動着來往調動的部隊，探照燈隊和炮車隊絡繹不絕，郊区戰時工廠中的載重汽車進進出出，手執鋼鋤的婦女們在加寬公路和填平新的彈坑，一長列、一長列的軍用列車像些發怒的巨龍，噴吐着濃厚的白煙在奔馳，遠處的海面上時而閃起點點火光，那是敵艦在向海岸上傾瀉着鋼鐵。

初次來到這種環境里的人，可能覺得在這裡是呆不下去的，哪怕只是呆一個小時。可是生活在這裡的人民就不這樣了。他們都是勇敢的戰鬥員了。他們昂然地接受了如此嚴重的考驗，他們已經習慣於在炸彈和炮彈的刺耳的噓叫聲和猛烈的爆炸聲中擺布自己的生活。

當夜，我們在元山市西面五、六公里的德興里住下休息。這裡是一個“丁”字形公路的中心，是敵人飛機的主要目標之一。房屋早就被炸光了，我們只能鑽進一間破漏不堪的草棚里去。屋子的主人是一位三十來歲的主婦，帶着十歲左右的兩個孩子。她的丈夫在前綫上戰鬥着。她熱情地招待我們，就像往常不厭其煩地招待那些來往過路的數也數不清的戰士一樣。

夜航机南來北往，每到德兴里附近都要投下一批炸彈。一切都是按照一成不变的規則去做的，根本不盤旋和尋找什么目标，沉沒在黑暗中的每一所房子和妇女小孩就是美國空軍所要轟炸殘殺的对象。炸彈爆炸的火光远远近近地閃爍着，轟鳴声响遍四野，大地微微地抖动不停，門窗上的糊紙被震得沙沙發响。当我们剛睡下的时候，村子的一头也落下了一颗炸彈，猛烈的爆炸把屋角里的油灯也震滅了。我們的女主人却幽默地說：

“唔，真不坏，飛機还替我們吹灯呢！”

孩子們和我們都笑了起來。

二 元 山 一 日

在朦朧地感到隆隆的爆炸声和机槍扫射声的不安气氛中，我們照样安安稳穩地睡了一覺。

一早，太陽剛露出海面，我們就步行到元山市去。

元山——这个屹立在海防綫上的英雄港口，是一座令人感到驕傲的城市。它的战斗、它的存在和它今天战斗的面貌，就突出地反映了朝鮮人民英雄顽强的性格和坚韧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这个一片廢墟的城市里，有成千成万的人日日夜夜地在炮彈和炸彈的猛烈的爆炸声中鎮定地生活着和工作着。这个城市的英勇的战斗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偉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寧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所創建的不朽業績。

我們离开德兴里，剛剛踏上东去的公路，鬧了一夜的飛機馬达声又在天空中响起來了。兩架黑色的海軍战斗机在上空盤旋、扫射。当它們俯冲时，隱藏在附近小山上的高射机关槍就猛烈地射击起來。一会儿，這兩架敌机向海上飛去了。但是这兩個黑点还没有在海上的藍空中消失，另外兩架又急匆匆地飛來了，空中又响起馬达声和“咕咕咕”的扫射声。

可是在这条黄色的、兩旁長有稀疏的樹木的大路上，头顶包裹的妇女，肩背粮袋的少年，揮鞭赶着牛車的老人以及

朝鮮人民軍的軍官和士兵們，依然不斷地來往着。他們都是很有經驗地拉長距離，借着樹木的掩蔽，昂首挺胸鎮靜地邁着大步。當敵機正飛到頭頂上空的時候，他們就小心地蹲在或坐在樹蔭底下，一邊休息，一邊監視着在上空盤旋打滾的敵機。敵機離開了，人們又在大路上活動起來，各自赶路。

我們跨過一條鐵道，向南一拐，一道大河橫在面前。河面上有一座尚未完全架好的木橋，但是行人已經可以通過了。河兩岸橋頭附近雜亂地堆放着一些帶皮的樹木，這表明架橋的工程正在緊張地進行着。可是兩岸卻空無一人，只聽到上空敵機盤旋的聲音和河水沖擊橋柱的嘩嘩聲。飛機轉到山南去了，我們從這座寂靜的橋上過了河。下了橋沒走多遠，背後突然傳來了嘈雜的人聲。轉身一望，橋上橋下出現了很多，男女老少都有，他們在扛木頭、挖土，忙個不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兒一下就鑽出來的。他們正是利用敵機剛剛轉向南去的短短的幾分鐘的間隙，緊張地搶修着橋梁。

我們順着山邊的公路繼續向南前進。這是一座狹長的土山，山東面就是日本海。沿路有不少的茅屋，中間夾插着少數鐵皮房子和紅瓦小屋。山南市區里正響着震耳的炮彈爆裂聲。這是從敵艦上打來的。每隔兩、三分鐘，就有兩發炮彈的响声傳來。路上的行人斷斷續續。我每走一段路，就以為前面不會再碰到人了。可是，在前面的一座有着顯明的彈洞的矮小草屋的門前，坐着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太婆和一個短髮的小姑娘。她們的面前擺着一塊木板，上面擺着水果和香煙。在山坡下，一些挂着招牌的防空洞口，也站着等候顧客的主人——原來這裡是戰時商店。

愈接近市区，见到的廢墟就更加多了。除脚下的大路和远处的又細又白的水泥馬路外，到处是彈坑和瓦礫堆。只有在一里多路外的一小塊地方还孤零零地豎立着几座有着彈洞的烟囱，这告訴人們：元山市西北郊区曾經有过高大的建筑物。

拐过山角就進入了市区。这时，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一幅令人加倍感到憤怒和沉痛的景象，美國侵略者从太平洋彼岸运來的炸彈和炮彈，徹底破坏了这座現代化的城市。它从前的繁榮已找不到了，在那一片片曾經矗立过高楼大厦的地基上，今天長着白菜和野草；在几公里方圓的地区內，只殘存着寥寥可数的几座鋼骨水泥建筑物的空架——沒有屋頂，沒有一面完整的牆壁，那一排排殘破不堪的黑洞洞的窗戶，似乎在吞噬着从那里照射進去的陽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塊土地上的人民，面对着这副慘痛的景象，誰的心中能不激起对破坏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呢！

我們巡視这个被毀坏了的城市的时候，从敌艦上飛來的成群的炮彈，正在一里之外的一所已經毀坏了的建筑物附近和停着一列列坏車皮的車站周圍爆炸着，一根根黑色的烟柱冲向半空。然而在馬路上快步行走的人們，連望也不望一眼，似乎这是百里以外的事。他們对这些已經習慣了。再向东走，就看見一片茫茫的海洋。在远处的水面上，飄浮着一条从东南海岸伸向海中的細長的黑綫，它擁抱着海水使元山成为一座良好的海港。那就是著名的風景区——葛麻半島。今天，那里正隱藏着一支強大的海岸炮兵。黑綫的外面，一只只敌艦在隱隱約約地浮动着。黑綫上的海岸炮兵經常和那些战艦發生猛烈的战斗，他們的神威迫使美國艦隊不敢駛進港灣里面

來，而只能在遠處的水平綫上無可奈何地亂打炮彈。

中午，空襲和炮击都停止了。空中地上一片平靜。在一個伸到山腹中去的防空洞里，我們會見了江原道人民委員會鄭然彪委員長。這是一間朴素的地下辦公室，上下四周都釘着木板或鐵皮，四壁和天花板上還粉了一層石灰，壁上挂着地圖和釘着彩色畫片。在挂着地圖的那面牆壁跟前，放着一張辦公桌。走進地洞之後，不只是有一種保險的感覺，而且覺得很恬靜。兩年多來，這位四十多歲的精神煥發的人，就在這裡領導着江原道的全體人民與敵人和困難進行艱巨的鬥爭。他白天在這裡，夜間也在這裡。只有在極端疲勞的時候，才提起沉重的脚步，踏着碎磚破瓦，走向他的家去。

鄭然彪委員長熱忱地向我們介紹了江原道文化宣傳部部長吳由善同志和副部長金升好同志。金同志領我們到西郊外的一家食堂去吃飯。沿途的公路都鋪滿煤渣，兩旁的電綫杆仍舊很整齊地排列着。杆上的電綫不知被炸斷過多少次了，可是現在一看還是完好的，被風吹得嗚嗚發响。路兩旁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稻田，路左水田外邊的山坡上散布着一個個防空洞，有些洞口釘着白底綠字的木牌。金升好副部長指着說：

“這是元山書店，那是國營商店……”

當我們從一個洞口經過時，裡面傳出了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金升好驕傲地告訴我：“這是第三人民學校，孩子們天天在讀書。”

我們走進了一家不大的飯館。裡面擺着一張長桌，幾位工人正在吃飯。這時，太陽已偏西了，敵機又來擾亂了，四架